



余政達 (1983-)，〈信〉，錄像裝置，2012，展出現場一景

「真真：當代超常經驗」展的敘事空間 The Narrative Space of “True Illusion, Illusory Truth Contemporary Art Beyond Ordinary Experience”

文 | 余思穎 Sharleen Yu

在美術館將近 843 平方公尺的 1 樓展場，空間僅區分為 1A 與 1B 展覽室，面積接近 2 比 1，典型的「白盒子」空間。它比起其它的樓層都來得高，1A 的高度包括 4 米 3 與 3 米 9；1B 則高達 10 米，空蕩的「白盒子」空間，蘊含無限可能，等待著將不同展覽理念化為一個個具體的視覺場景。

展覽構想來自古典小說記載的傳奇故事

「真真：當代超常經驗」展（以下簡稱「真真」展）發

想自中國小說《聊齋誌異》中的〈畫壁〉與《太平廣記》中的〈畫工〉故事。〈畫壁〉故事描述朱孝廉與朋友一同造訪禪寺，他在壁畫中看到一位美麗絕倫的散花仙女，在「神搖意奪，恍然凝想」中，竟不知不覺走進壁畫中，而且與仙女發生一段纏綿之情。他的朋友找不到他，驚慌之餘求助寺廟老僧。老僧定神看見朱孝廉竟隱藏於壁畫中，於是手指彈壁，朱氏聽到如雷般的聲響，才從壁畫中飄忽而出，回到了現實世界¹。〈畫工〉描述進士趙顏在從畫工那兒得到一件畫有美女的屏障，他看了心蕩神馳，說：「若世間有這樣的女子，我願娶

她為妻。」畫工告訴趙顏這畫是他的「神來之筆」，只要晝夜不歇的呼喚她的名字「真真」，百日之後她就會從畫中走出，趙顏果真連續百日呼喚真真的名字，後來真真果然從畫中走出，並與趙顏結為夫妻並生了一個孩子。當這孩子約 2 歲時，趙顏的朋友告訴他妻子是個妖怪，必然會帶來災難。當天晚上，那位朋友給趙顏一把神劍，並囑咐他用這把劍將真真斬除。趙顏才剛把劍帶進屋子，真真便哭著說自己真正的身分是南岳的地仙，不知什麼原因被人畫去了形體，又看趙顏誠心呼喚她的名字，一時感動才走出來的。而今趙顏對她開始心存懷疑，再也無法與趙顏共同生活了，於是她帶著孩子飄然進入軟障。趙顏再打開那軟障，果然除了美女又多了個孩子，而且全是畫的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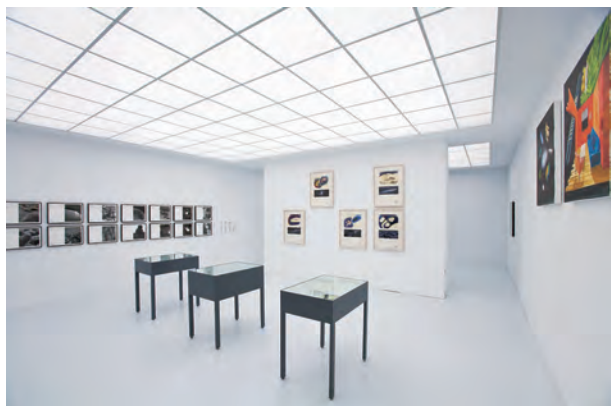
這兩個與繪畫有關的故事，共同指出過去稱為「畫工」，在當代稱為「藝術家」的創作能表現實境、給人真幻莫辨的感染力與影響力。除此之外，〈畫壁〉描述主角超脫現實到另一個時空；而〈畫工〉則是主角在現實世界中經歷超乎尋常經驗的故事，因此畫布與牆壁成為進與出、「穿透」時空的「界面」或「媒介」（道具）。同時，無論是朱孝廉或是趙顏，都對畫工所描繪的美麗仙女產生迷戀，產生希望能真正在一起的強烈慾念。趙顏甚至相信及依照畫工的指示，晝夜不歇呼喚「真真」一百天，美女從畫中走出的願望就會實現。因此「真真」有如能使夢想成真的咒語，讓人走進「真實」的認知與想像中，同時當趙顏心生懷疑，也就是幻覺消逝重返現實之時。

因著展覽發想自古典小說記載的傳奇故事，挑選穿透空間的「界面」、「敘事」、「戲劇性」及「異像」（真幻莫辨的場景）的作品，來體現展覽兩大主題：脫離現實到另一個時空的「虛幻擬真」（出）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經歷不尋常事件的「真實若幻」。關於出自穿透的「界面」或使用「道具」顯現出另一個「空間」或「缺席」的存在，例如：吳天章〈戀戀紅塵：向李石樵致敬〉中的女子自畫面中走向觀眾，並開始擺出挑逗之姿；王雅慧創作〈旁觀者〉系列的反光的看板，有許多事物呼之

欲出；透過劉瀚之創作的「矯正器」，更真實呈現出內在性格的軟弱、卑微與甚至扭曲。「敘事」主要是指作品包含著許多不同的故事，例如牛俊強〈證明〉計畫中假設的提問、余政達找演員以假亂真的朗誦詐騙信、王俊傑發想自小說〈2001 太空漫遊〉與希臘神話〈尋找金羊毛〉的太空移民計畫、張立人以人類學敘事手法鋪陳「30 歲還是處男即可成為魔法師」的動漫傳說等。「戲劇性」則更強調讓觀眾參與、介入作品中，並且「身歷其境」。包括：觀眾的身影投映在曾御欽〈熱黑〉中躲迷藏小朋友的影像上，所形成巨大的陰影與威脅感；豪華朗機工在美術館進行〈a~ 藝術與水的循環計畫〉，成為水的製造及設計者，將展場當作礦泉水的倉庫，透過在每一瓶水的瓶身上，親筆簽上團隊英文名及版次，轉化普通的礦泉水成為可永久收藏的藝術品，同時也在闊喜窩（義大利餐廳名）以一般礦泉水的價格（20 元）販售，闊喜窩來展場設置的倉庫提貨，將藝術品轉化為商品，邀請觀眾在購買的同時，一方面進入藝術贊助的循環計畫中，另一方面也思考商品/礦泉水、藝術品/收藏的認知與抉擇中。而河床劇團則以兩齣 10 分鐘的一名觀眾戲劇，讓觀眾進入戲中，成為戲的一部分，直接感受與詮釋它，在經歷之後每名觀眾創造出不同的文本與故事。最後，「異像」是指真幻莫辨的場景，例如黃海欣以畫筆描繪眾人共同經歷過的場合或儀式，當中滑稽與詭異的地方；姚瑞中自 10 年來與世界各地拍攝的底片中，選出 35 件帶有超現實、不安氛圍的作品組合成一卷於 2012 年 12 月 21 預言世界末日到來的底片；而黃進河〈火〉則以男不男、女不女、神不神、魔不魔的張形象，摻揉台灣民俗與電子花車顏色與符號，繪製 90 年代台灣政治壓迫及人心追逐名利的真實社會亂象。

空間以村落「廣場」的概念進行規劃

藝術創作一直以不同的功能、型式與人類文明及歷史密不可分。遠古以來藝術除了紀錄、裝飾與教化等現世功能之外，透過藝術家的神來之筆，也被認為是一種「幻



王俊傑 (1963-), 〈微生物協會——終曲:克里南特星〉, 錄像裝置, 2008, 展出現場



王俊傑 (1963-), 〈微生物協會:金羊毛計畫〉, 錄像裝置, 2002-2013, 展出現場

術」而能「感神通靈」——讓人的精神「漂旅」，感受另一種不同時空或生命經歷，並產生與之聯結的力量，例如：洞窟藝術、聖像及宗教藝術。人們總希望透過藝術，獲得超乎尋常的經驗與現狀改變，無論是物質慾望的名利富貴、精神上的超脫淨化、或者視覺的奇幻經驗等。近代美術館、博物館成立後，藝術品改變了它的位置，人們自宗教儀式、藝術家的畫室與市集、以及皇宮貴族的宅邸與私人集會中走出，進入為大眾開放的「白盒子」空間，以第三者的眼光觀看所懸掛及佈置的當代藝術品。

在生活與藝術界線解消的今日，為了能改變觀者在美術館被動觀看作品的經驗，期望能更靠近觀眾、更「進入」觀眾一點，同時展出作品蘊含的未知性與豐富敘事文本，希望透過觀眾的參與及感同身受。

「真真展」展場空間以開放式「廣場」的概念進行規劃，有如民房有廣場的村落一般，結合「進」與「出」、「穿透」等展覽的概念與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未知性與豐富敘事文本，（結伴）觀眾在進、出暗黑密閉的錄像空間後，帶著個人的想像與認知有如回到開放「廣場」，交換心得、談論、尋求解答後，繼續進、出下一個展場。觀眾最後離開 1B 展覽室邁向出口的迴廊，那兒設置河床劇團的兩個展演空間，平日他們是裝置的超現實場

景，假日下午則成為為一名觀眾表演的真實戲劇演出，邀請觀眾進入另一個時空情節，10 分鐘後觀眾將在恍惚中回到現實。

正如約翰·柏格（John Berger）在〈說故事的人〉一文中提到，一個村莊或者都市的真實面貌，是藉由日常生活中，人們交談的故事與對事情的評論所建構，這些口語與口述歷史，是它內部的社會與個人關係的總和，加上它與其餘世界之間的社會和經濟關聯。他以自畫像作比喻，村落這幅 3D 立體畫是由語言、談論和記憶所建構：由輿論、故事、目擊報導、傳說、評論和謠言綴畫而成，每個人都被畫在其中，每個人都畫了別人，如果從時間進程來看，它是一幅綿延不絕的長卷，描繪的動作不曾止息³。「真真展」中、開放式「廣場」空間，藝術家以當代生活為素材，透過作品以「真實」為概念提出詰問、敘說故事，藉由觀眾的生活經驗回應各種可能的解答，有如為當代生活中的真實，描繪各種可能的輪廓。例如觀眾參與河床劇團〈不會有人受傷〉及〈四季〉演出，在留言簿寫下：「但，在心卻是難言之痛，演員用靈魂讓我看見許多投射在我身上的回憶，那是和我和此作品的連結，獨特卻又是使我不敢去面對的窗口，淚水是因為回憶和情感所交織之的，依然幕幕在心頭環繞。」（〈不會有人受傷〉，冠婷，北藝戲劇）、「看完了，沈澱了，哭了。我無法清楚說明剛剛到底經歷了



豪華朗機工(2010-),〈a~藝術與水的循環計畫〉,裝置作品,2012,展出現場



「真真展」展出現場(左:黃進河〈火〉、右:姚瑞中〈小幻影:2012/12/21〉)

什麼,如此特別,你所要讓我知道與我所感知到的,真實且困惑。我想我也是帶面具的,或多或少,自己知道與不知道的。接下來會將時間留下來好好認清自己,看著這些刺激,找到自己最自在的方式面對。」(〈四季〉,李君君)

當作品中的敘事能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或感動我們的時
候,它會引發某種東西,那東西會變成或可能會變成,我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而這個部分,無論是小是大,都會是這個作品的延伸,並且對我們產生影響。這樣的交融,好比新約聖經中描述奇特的身體空間:「正如你父在我(耶穌)裏面,我在你裏面,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,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。你所賜給我的榮耀,我已賜給他們,使他們合而為一,像我們合而為一。我在他們裏面,你在我裏面,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」(約翰 18: 20-23)

結語

真真,如同帶有「成真」的神力咒語,亦有如當代藝術中「達達」般的呢喃囁語,反映人心執著的慾念與所認知的「真實」。透過藝術家創作出讓觀者融入其中的、信以為真的形式。觀者也因自己的慾望,讓精神狀態進入另一個不同時空或經歷中,甚至對生命發生改變。在

影像充斥的當代,如同商業廣告,我們看見的影像只是表象,不代表它真實存在,而是人們慾念的反影,它反映的是實體的「缺席」。這缺席佔據著一個空間,一個空洞,同時也存在於逝去的過往與尚未發生的未來,每個人對這「缺席」的空間擁有不同的想像與輪廓,以建構他們相信的「真實」。

敘事其中總有些謎團,引誘人們發表評論,同時也是評論者個人對於這存在之謎的回應。透過展出作品及空間規劃,邀請觀者經歷與參與,讓看不到卻存在的重新被看見、進入原本不能進入的、從日常生活中發現不尋常之處,重新反思人的存在、認知中的真實與藝術本質,發現一個理想的精神與生活狀態以及對未來的想像。而觀者在「真真展」中親臨作品甚至身歷其境的詮釋與經驗,不僅是個人的,也與藝術家及展覽共同勾勒出當代生活經驗中「真實」概念的輪廓。

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美術館研究組組員及「真真:當代超常經驗」展策展人

註

1. 〈畫壁〉,《聊齋誌異》,卷1,台南:大東書局,1969,頁2。
2. 〈畫工〉,《太平廣記》,第286卷,北京:中華書局,1961,頁2283。
3. 約翰·伯格(John Berger),〈說故事的人〉,《觀看的視界》,台北:麥田出版社,2010,頁47。